

归园小记

□彭婧雯

故乡会消失吗？回忆在，故乡就永远在。

夏天燥热的风吹响屋前的竹林，沙沙作响。夏日里，这不停歇的轻柔声是我童年的代名词。又一次，我在这亲切的竹林与鸟儿的秘语中，睡意朦胧地从昏沉中醒来。下午3点，骄阳正殷勤地往人间挥洒着炽热的光，明亮又炎热。

夏日里，故乡的午后总是这样，太阳光线努力地想要穿透深色窗帘照射进来，风从窗沿缝隙里悄悄地吹进来，随即阳光也趁虚而入，窗帘的轻纱被风吹得摇晃起来，条形的光影一晃一晃，映在床脚上，映在午睡的人脸上。这种时候，我索性起身，拉开窗帘，观望窗外广阔的绿色田野，看燥热的微风怎么吹动晒熟的玉米，听竹林里蝉鸣鸟叫，在沉静单调的浅蓝天空寻找一朵成型的云。

午睡后，眺望风景，细数光阴，大概是让遗留的睡意迅速逃窜的最好方式。

说不出这种午睡醒来的感觉，寂静又热闹，平静又悲伤。从儿时到成年，这是我在故乡的第无数次午睡了。以前，睡梦初醒就能听到的回家的脚步拖沓声，如今再也听不见了。幸好竹林绵柔的沙沙声还在，我的故乡还在。外公、外婆相继走了有一两年，我也不停地长

大，像风筝一样渐渐远行。以前是自愿，现在是无奈。

人好像总是这样，当这片土地上最牵挂的东西一旦消逝在汹涌的时间长河中，此后归家便成了路过的人。但我心里念着还是要回来看看。

回来了，总是想着去看看老屋。太阳渐渐落山，我一个人去看老屋。无人居住的老屋裸露在轮回的四季里，春耕秋收，云卷云舒，田地里种的东西变了又变，老屋还是没变，像一个老者恒久地伫立在那里，等待着远方的人归来，给予孤独者灵魂的归宿。

四季更替，白云苍狗，老屋前那条窄窄的小路已经荒芜，路旁的杂草被晒得枯黄，混着夹杂了水汽的泥土，散发出一股闷热的气息，看上去倒像是秋天才有的图景。

经历无数日晒雨淋，老屋也苍老了。那是上世纪80年代外公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房屋，年纪比我大得多。时过境迁，如今已摇摇欲坠，脱落的砖瓦凌乱地躺在屋檐底下，长满青苔。

屋内摆放着的破旧老式木床，那曾是我儿时生出甜蜜梦境的地方。屋顶的漏洞照进来一束亮堂的光，照出了老屋的年老沧桑、寂寞荒凉。我看着，思绪凌乱却不像以往那样哀伤。走走停停，扶手矮

墙，想找寻曾经的夏日花香。

我站在高不了我额头多少的屋檐墙角，默默地闭上眼，想看看能不能再看见红砖堆砌的烟囱里升起的袅袅炊烟，看看能不能再听见孩提时外婆唤我回家吃饭的轻喊，看看能不能找寻回童伴们玩耍时稚嫩的笑脸。

有时，独自走在陌生的街上，看着拖着大包小包行李的游子，我总是在想，什么是故乡？我的故乡在河对岸，在无数个唯美的梦境里，在深藏着的美好记忆的最深处。可人们都说故乡是一块随时可能更换身份的地方，随时会被瞬息万变的时代吞没，像鲸鸣声被大海的喧嚣声淹没，然后渐渐地淡落在人们的记忆里。

我听着有点悲伤。故乡啊，是埋葬祖祖辈辈的地方，是耕种乡愁的地方，是无论如何也不忍抛弃的温床。纵使这片土地变得所剩无几，可唯独情怀不会也不该被索去。

人总是越长大越容易陷入回忆的美好流年中。但人终究要学会长大，把不舍酿成酒窖藏起来，等终有一天归来时，再与故土同醉。

我知道，我内心始终有半亩花田，藏于星月间。我永远爱这片土地，我会轻抚它，留恋它，记住它。

因为，回忆在，故乡就在。

白家镇情缘

□付令

刚工作那年夏天，单位说没接收过大学生，我只得先后在值班室旁的休息小隔间和食堂员工宿舍暂时住下。

蒸笼一样的房间里，也许是急火攻心热出了鼻血，我下定决心搬家。终于，在成都城北荷花池的豆腐堰寻得一处陈旧而便宜的青年公寓，月租金只要210元，算算转正后签派员工工资有800元，可行！搬家就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。

骑上在会府市场买的山地自行车，车兜装上一双运动鞋，半袋洗衣粉，后座绑上被子，就是全部家当了。出于好奇，我骑行上了航空港的泰山路，一路来到小有名气的白家镇。既来之，则安之，不如蹬车逛上一逛。

白家镇不大，正街与老街交汇在丁字口。高碑桥跨过江安河分出的支流黄堰河，左手是进城方向，右手则可去到华阳和中和，故被称为双中路。正街左边有一个小岔口——观音阁街，一条古色古香的百米老街，黑瓦朱檐，灰墙木门。

行至拱桥处，几无行人。桥的栏杆和台阶都用三合土抹过，无不流露着古朴的气息。原本有些失措失落和惶恐的我，顿时心平如镜。除了交通不便，这里未尝不是一个妥当的安身处。但既然目标已定，只得继续前行。

与白家镇擦肩而过10多年后，我又来到这里。因为囊中羞涩，我想买一套离机场不远的房子。可去哪里找呢？先去了文星镇，那里离机场近，但一套也要30多万元，买不起。朋友小蒋劝我，让家里赞助按揭购房，但我想靠自己。

那些年，我在城里住在豆腐堰、牛王庙等房租相对便宜的地方。住处附近总有飘着沉闷香气的牛王庙怪味面和白家肥肠粉，白胖胖的肠子打着结，被称作冒节子，在大锅里不停翻滚，一口咬下去异香扑鼻。

去白家镇找房，有了目标，便会仔细查看每条大街小巷。沿河的半边街不长，走下去就到了黄河中路的四川大学江安校区灾后重建管理学院。一条小岔路叫油碾街，门牌上标注油碾巷，不长，甚至说很短，刚好东西向跨过自北而南的黄堰河。河水哗啦啦昼夜奔流不停，在不远处又与江安河汇合，不再分离，见证着白家镇的悠悠时光。

终于，倾囊13.1万元买了川大南路一套40平方米的拆迁安置房。对肥肠粉的喜爱则来得很突然。红苕水粉晶莹剔透，韧且细长，口感清爽，汤色雪白，鲜香沁脾，还有软糯的熟豌豆和焯水的豆芽打底，与肥肠里的厚油中和。做不到嗦那么潇洒，嚼一嚼还是满口香的。来上一碗肥肠粉，冒尖尖的，都是乡里乡亲的情分。单身汉的我早中晚都吃一碗。

在这乡场住了一年半，习惯了肥肠粉，我持续进击的人生又有了新的转机——调动到了外省一家公司。小蒋主动提出借我5万块钱，按揭一辆好点的车，说还开这已有10年车龄的车有点掉面子。犹豫片刻，我还是决定修车。修车老哥挺实在，车子修得巴巴适适，晒坏或擦挂的地方都补了漆，跟新的一样。从白家出发，我下自贡、到泸州，开启人生新的节点。

纵然时光流逝，锦瑟年华远去，白家情愫却挥之不去。今天的白家已不叫白家，而是与文星镇合并为西航港街道。但在我心中，白家这个名字却一直都在。偶尔回家才发现，“人造太阳”科研机构——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、省教育报刊社和电视台在黄荆路，中科院光电所在江安河坡上，双一流名校也在川大路上。这里正成长为科技文化高地。

但白家于我而言，是搬家路上的中转站，更是人生路上的加油站。

滴翠的诗句在回响

□王富祥

皓月。清风。晚饭后，大家步行来到松林的后山坡上席地而坐。从飞播林枝条下传出的风，顺着我的发梢吹过。我和一群年轻的诗习者们，聆听着诗人沙鸥、胥勋和、田明书聊诗。这一聊，就是几个小时，直到满天星光，我们才恋恋不舍地顺着风的牵引回到招待所。

这是1988年秋天的一个夜晚。沙鸥此行，是受四川大凉山诗人胥勋和之邀，从重庆到冕宁去看彝海的。沙鸥去彝海归来的路上，“新生代森林诗人”田明书得知消息后，盛邀沙鸥去飞播林区采风，遂有了那夜月光下的诗歌对话。

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诗歌最活跃的时期。以田明书为首的南方“新生代诗林诗人”群秉执“森林诗人”傅仇的旗帜，活跃在诗坛。当时的北方诗坛，“森林文学”异常活跃。具有标志性的旗手有郭小川、沙鸥等，他们都以北方林区、红松为题材，写下了大量诗篇。2017年，郭小川、沙鸥同时获得“中国新诗百年”全球华语诗人诗作奖“终身成就奖”。

作为生态文化重要一脉的“森林文学”，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南北呼应、互动、相融。大兴安岭、伊春、牙克石、大凉山、岭南、西双版纳……绿色的文学火苗呈燎原之势。

沙鸥于1922年4月出生于重庆，1939年发表诗歌处女作，194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《农村的歌》，1994年出版最后一本诗集《寻人记》，生前共出版诗集31种，是中国诗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。1994年逝世。

那天，沙鸥和胥勋和来到雅砻江木材水运局，被一大群文艺青年簇拥着走进总部二楼会议室。沙鸥如数家珍地向大家讲授诗歌写作的理论和技巧。台下，坐着李勃、王孔华、胥若平、宋光勇、宋刚、潘保华、邓友华、盘廷军和我等常在下班后挑灯油印、装订文艺刊物的诗习者，我们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讲座。

1988年9月，潘保华发表了短诗《给沙鸥》：“岁月筑起诗的阶梯/把六十七年的自白/嵌进多皱的额头/笔是你不累的桨/助你没日没夜地漂泊”。不久，潘保华收到了沙鸥的信，沙鸥鼓励她多读书、多练笔。在《沙鸥谈诗》（下卷）中，收录了多篇沙鸥与潘保华的书信往来原文。

对一个初学写诗的文艺青年，沙鸥的鼓励对潘保华的人生具有里程碑意义。至今，笔名“应潘”的潘保华仍保留着当年沙鸥的信件手抄本。这么多年，数次搬家，这本手抄本都还在。这是潘保华的一份精神能量。

讲座结束并合影留念后，沙鸥提议去飞播林感受南方的林涛。站在飞播林前，沙鸥极目远眺，若有所思，当场在随身携带的皮夹包里拿出笔和笔记本，写下了《到小树林里去》：“到小树林里去，那边的生命很年轻/那边的岁月在枝叶上生长/太阳如针/给土地绣上花纹/寂静里心跳的声响/一切意识都展出它原初的过程/到小树林里去，那边/每棵草滴着串串的露珠/你会认识你自己的眼睛”。

常年在北方生活，雪原、古树、林海在沙鸥的脑海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。在南方的这片飞播林前，沙鸥迸发出了别样的情怀和诗意。

时光短暂。挥手作别。不久，沙鸥就寄来一组诗，刊发在1988年第四期《新叶》文学季刊（四川林业文学作品选）上。其中，《雅水局》这首诗，折射出沙鸥对这片生态文学沃土的情感：“松林沉浮于记忆/风，醉汉/投掷着沙石/天空是山泉洗过/新建的大楼、小院/占有了荒原/大自然在迷失中退守/越过山谷、年老的牦牛山/还是蓊郁的”。

时间不老。当年沙鸥赞美过的“蓊郁的”飞播林和陪伴这片飞播林成长起来的年轻诗习者们，已日渐成熟。如果再回到沙鸥当年伫立的松林坡，在飞播林清风的译音里，还能听到滴翠的诗句在回响。